

賈種民知漢陽軍呂升卿通判海州

敕賈種民等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攸處如種民升卿亦不汝弃往服寵命益祗厥官可依前件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敕具官張世矩高平故地夷漢雜處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惟威與信並行德與法相濟則種落內附民安其生以爾習知邊情克有武畧賦政之美歷年于茲夫已信之民易治已練之兵易使無改乃舊益觀厥成可

劉誼知韶州

敕具官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為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滯天之罪未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誦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

東坡先生集卷中
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
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
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者不及
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
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適之輔郡尚疑改過稍卑重
權復陳固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
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
足以相懽怒則反日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
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浪籍橫彼江東至其復用之
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

謀馴至未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
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
之文止為欺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
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許懋秘閣校理知福州

較許懋七閩之會其民智巧吏得其人則靡然心服
不勞而治不得其人則紛然力爭雖勞不服以爾賦
政東南民用不擾既久而信欺聲藹然肆余命爾長
茲劇部夫身在江海之上而職在魏闕之下民之瞻
望顧不羨歟可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

教喬執中等夫以卹刑之道達之于主計則非文法之吏以爾執中奉使東南吏服其明民懷其惠以爾安上賦政毗陵寬而有制嚴而不殘是以命爾各祗厥服夫民新脫賦泉之弊以從力役之征其謹視貪吏以無害我成法可依前件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教昌齡等古之君子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術新獄而民無怨言嗚呼何修何飾而至此欵今吾一以格律而不免於異議何哉昌齡以儒學進有

聞于人庶以世家用能宥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江東提刑侯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建運判

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新差權發遣鄭州傳

燮可江東提刑知常州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請郎劉士彥可福建轉運判官

教具官某等朕姑罷賦泉之令復徭役之法使民出力以事其上不責其所無有幾以富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而差發之際吏或緣為姦農民在官貪者動心焉若郡縣御胥吏不嚴而監司察郡縣不謹

則南畝之民不困於縣官而困於吏其與幾何爾以
治行達于朕聽或已試之効或近臣之薦必能明識
朕意以保民察吏爲本謹視其廉貪仁暴勤惰明闇
以詔賞罰朕亦將觀汝所爲而進退焉可依前件

奉議王續知太康縣

敕王續朕以天下爲一家然畿甸之民號爲根本若
近者不悅四方何觀焉爾以才選往服厥事馭吏以
明保民以寬無失朕命可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
立可通判齊州

敕具官某等朕於士大夫苟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
蓋未嘗不聽矧以養親爲詞而求易地固朕之所樂
聞也往服厥職各祇乃事可依前件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

敕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馭民則知馭
吏故端靜惠和之士施之內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久
矣今自部使者入爲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趾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
矣朕念之不哀哀忘而懲存不忍以常法待汝昇之

一郡以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敬歟可

楊汝洛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

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濮州

救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
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賴諸愬公行若廷尉治
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姦宄自消豈有
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官
某王孝先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竊乘君子之器欲與
群小共分告織之功專務巧誣以成疑似之罪試加
覆視寬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

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台符跋此兩句

修馬政勉思來可
效毋重性愆

趙高摩勤轉朝議大夫

敕趙克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為將委師德郭元
振儒者也而樂於守邊蓋疆場未寧則以外為重而
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具官趙高少以異材輔之博
學虚心大對方觀鼂董之文推較西陲遂膺呈陸之
寄恩威並著戎夏又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收
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趙思明知永靜軍

敕具官趙思明武吏之進以守土扞城爲高選而戎
壘之政以平徭決獄爲餘事汝以財用往分使符知
高選之未易得而餘事之不可忽則寡過矣可

鮮于侁大理卿

敕具官鮮于侁儒者耻爲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
矣流弊之未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固
羅紛張延及無辜朕益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
古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寃民不
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吳處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

敕具官某等漢口黎陽控引江河久廢爲邑吏民不
悅比詔有司修復故壘因舊而新務適歲中平徭均
賦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運
副使

敕具官某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
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夫外其臺按事以不失
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
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備邊
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

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
莅一道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唐義問云趙魏之地
被邊帶河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忽
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爲本往任其責以
寬吾憂可

張問祕書監

敕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聞美而篤
老之年克已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
列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足矣不必勞以事也
優游吾東觀以爲士大夫之表可

范子奇將作監

敕具官范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較之一路之民爲輕
而自部刺史入居九卿爲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
按視之勤亦少休乎今宮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
失可以寡過往若乎工毋廢厥職可

錢長卿比部郎鄧義叔水部郎

敕具官某等昔漢郎官出宰百里今自監郡以上乃
與其選任益重矣非獨爲官求人以濟無窮之務亦
將爲國儲士以頌不次之舉雖會計溝洫有司之一
事而馭吏捍災朕將有取焉可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敕具官某等爾向以才選出按常平之政官省而歸復使治民蓋將因能而任焉九寺之屬近在輦轂才之所宜易以聞達毋曠厥官朕不汝遺可

文保雍將作監丞

敕具官文保雍朕仰成元老如涉得舟待以求濟苟有以燕安之使樂從吾游而忘其老朕無憂焉大匠之屬未足以盡汝才也而從政之餘遂及爾私並事君親豈不休哉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

揚知潤州

敕具官某等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為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可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敕節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尚宥十世矧先王却狄之勲而聖母負宸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具官某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

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逮事厚陵没于中
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俟可
爲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可

李之純戶部侍郎

敕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
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
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
爾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
出納宜膺躡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詞以厭
公議可

穆衍金部員外郎

敕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
也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
不勉與貨幣之入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非以求富
也往服朕訓以求終譽可

孫路陝西運判

敕具官孫路閩右之民困役傷財譬之七年之病而
求三年之艾朕日夜以思庶幾其民勇而知方以爾
出入秦雍悉其利病往行所知以稱朕意可

蘇頌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為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阿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顛懷墳墓曷若蹈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役法既復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行

夫也三峽之民刀耕火耘與鹿豕雜居正賴良使者察其侵寃使政煩而吏貪者此等豈能遠訴乎朕以大臣薦故擢用汝若遠民無告非獨汝咎薦者可不勉哉可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敕呂由庚 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
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為未足也而錄其子
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汝勉之矣朕不汝忘可

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景伯少府少監

東坡外傳集卷之十一
十一
敕具官某等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敷求雋良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訥久服官箴善守家法以爾景伯其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固爾守將觀厥成可

辛押陀羅歸德將軍

敕具官辛押陀羅天日之光下被草木雖在幽遠靡不照臨以爾嘗詣闕庭躬陳環幣開道守種落歲致梯航願自比於內臣得均被於霈澤祗服新寵益思盡忠可

高子壽三班借職

敕高子壽程方較績國有舊章命以一官勉思自効可

李肩可殿中省尚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敕具官李肩醫雖一技蓋通妙物之神法有衆科以助好生之德故糜好爵用勸良能無忘三世之傳庶保十全之效可

耿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敕具官耿政肇新霈澤覃及庶工雖請老以家居亦先朝之逮事各從遷秩以寵歸休可

喬執中可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

東坡外制集卷下

李之純可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

較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萃于北方而
天不靖民河溢爲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
矣嗚呼其孰爲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章以爾具官
李之純治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不移於勢是
用進秩書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察人暴之
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
勉歟可

呂大臨太學博士

身... 卷...
敕具官呂大臨大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爲法而恃法以爲治可乎漢之郭太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䟽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而不爲乃稱朕意可

羅適知開封縣程之邵知祥符縣

敕羅適守赤縣之衆甚於劇郡五方豪傑之徒百賈盜賊之淵蓋自平時號爲難治而况市易始去適負向繁復法初復農民未信以爾適學行純固有御民之心以爾之邵才力強敏無媮安之意各服乃事以觀其能不患不已知求爲可知者可

杜純刑部員外郎

敕杜純用法如權衡權可以輕重移而衡不可以毫髮欺故司寇之職必有守道之長貳而輔之以守官之僚屬汝昔爲士師秉節不回獨持正議以直群枉往服厥官無易汝守以不忍之心行無心之法則予汝嘉可

劉霆知陳留縣

敕具官劉霆縣劇而難治故有司難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史以

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皇伯仲擘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

敕祖宗之德天地並隆施及子孫皆享民社勝衣有朝請之奉闔棺有茅土之封始終之間哀榮斯極具官仲擘寬厚寡過雍容有常生不勤於父師沒見思於姻族既得考終之道可無追遠之恩豹尾神旗守臣之威命金璽盤綬諸侯之寵章服我寵光以賁
電安可

杜紘右司郎中

敕具官杜紘士歷都司即踐清要非一時名勝不在

此選爾以文無害而宿其業往服乃事益茂厥德以稱朕命可

皇城使裴景知慈州莊宅副使郭逢知階州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知順安軍

敕具官某等朕銓擇將吏視其才力彊敏可任以事者必試之治民苟不知愛民奉法馭吏而戢士雖智勇有聞朕無取焉爾等皆以考績察廉號稱明練薦者交章故在此選往服厥官無失朕命可依前件借職楊晟該差使吳奉雲等各轉一官

敕某等向敕邊臣增葺城堡所以護安民夷各全其

生爾能相率獻田出力有足嘉者服我爵秩永保忠
順可

呂大忠發運副使

敕具官呂大忠發運使按治六路所部幾萬里持節
出使未有若此其重者也以爾更練世故果於從故
屢試劇部厥聲藹然是以命爾均南北之有無權貨
幣之輕重使農末俱利公私宜之以稱朕意可

蔣之奇集賢殿脩撰知廣州

敕具官蔣之奇按治嶺海統制南極聲教所暨遐耳聞
風采自唐以來不輕付予朕旣擇其人復寵以秘殿
之職使民夷縱觀知其輟自禁嚴以見朝廷重遠之
意其於服從畏信豈不有助也哉可

吳安持知蘇州劉珵知滑州

敕具官某等兩河之俗朴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
之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爲能去其已甚
濟其所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訪之左
右咸曰汝宜往服朕訓因俗而治可依前件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
不卹民惟財之爲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知

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可

李曼知果州

敕具官李曼蜀之人治蜀知其好惡察其情僞宜若易然又况於寬而明和而毅如汝曼者乎乃者無實之訴朕既察之矣乘傳西歸平賦役省條教以慰父夫之望可

黎珣知南雄州

敕黎珣嶺海之遠吏輕爲姦非良守令民無所赴告往祇厥官如在近甸則予汝嘉可

張赴再任乾寧軍

敕具官張赴使者言汝為政有方民甚宜之當解而留以慰民望可不勉哉可

皇伯仲嬰贈奉國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

敕祖宗之意仁孝為先孝故專篤於親仁故閔勞以事雖豐功盛烈不見於宗室而今名美實克全於始終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仲嬰少而簡素輔以溫文既克已以歸仁亦樂善而忘勢信順多助蓋天有上吉之祥高明令終貞既醉太平之福建元戎之六纛錫上公之九章維以勸忠豈云虛授庶幾幽壤服

我寵靈可

林郡開封推官

敕具官林郡天府之劇古稱難治非兼人之資有不能濟今自逋負逃亡悉歸之四箱宜若易辦然夫辦之易則責之詳爾材敏素聞而以舉用往取乃長使治衆如治寡以稱所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王諤水郎郎中

敕具官某等吏惡數易而事有不得已者通商惠農水政為急而招携柔遠賓客之事亦重矣各祇乃責為安官樂職之計可依前件

王荀龍知棣州

敕具官王荀龍平原厭次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宜得老成循吏以輔安良民式遏姦慝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悉乃心朕將觀焉可

黃憲章獲賊可承事郎

敕具官黃憲章勞能之賞不計日月爵祿之報必視首功宜從遷秩之勞以勸追胥之勇可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敕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

夏均外傳卷一
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
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
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
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亂之要論言之於無事
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
願乎可

處士王臨試太學錄

敕具官王臨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朕初不汝知也而光論汝可用其試之太學汝勉之
矣朕旣因光以知汝亦將考汝所爲而觀光焉可

皇叔克春贈曹州觀察使追封濟陰侯

敕先王建邦啓土必先宗盟上自魯衛下至應韓側
室之子莫不南面國家自仁率親專於教愛故生無
吏責而富以祿沒享隆名而告諸幽忠恕之道可謂
備矣具官克春以茂美之質服信厚之化雖功名才
業不見於用而恭儉孝悌刑于厥官命以廉車即侯
其地皆國之舊非朕敢私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寇彥卿彥明左班殿直

以兄殿直寇彥
古未樂成死事

敕具官寇彥卿士不惜以身徇國朕獨何愛一官不
以收恤其家乎祗服朕命毋忘死者可

駙馬都尉張敦禮節度觀察留後

敕軒冕之來德量爲稱外無充詘之容可以觀德內若固有之安可以言量具官張敦禮少以經術秀於士林雖緣姻戚之選不失儒素之行日奉朝請旣抱才而未試坐閱歲月亦久次而當遷進居兩使之間增重諸情之遇益礪士節以爲國華可

內人張氏可特封典贊

敕張氏朕幼學之初未就外傳命爾執業以侍左右勤勞有年恭謹寡過進掌儀範以旌微柔可

故尚宮趙氏可特贈郡君

敕趙氏先朝差擇女士以輔陰教侍御左右罔匪淑人矧茲六尚之選必備四教之法奄焉淪喪宜極哀榮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行應圖史言中物則彤管有煇旣傳好德之芳象服是宜無愧飾終之典庶幾幽壤服我寵章可

馮宗道右驥驥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梁惟簡文思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

敕具官某等爵祿天下之公器也朕不敢以私暱之愛而輕用其賞亦不敢以近習之嫌而不錄其功以爾等小心忠孝逮事列聖出入中外劬勞百爲而宗

道以藩邸攀附之勤惟簡以東朝奉事之久各還所
寄加重其任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依前件

梁從吉選郡團練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
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梁從吉莊
重有守溫良寡過給事宮省知無不爲服勤遣徽克
有成績改錫戎團之命進助內宰之政益勵素守以
稱異恩可

劉有方內侍省右班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
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劉有方溫
恭和毅勤強練密進從王事以法令為師退安私室
以圖史為樂進領右璫之貳益親中禁之嚴惟忠與
敬乃稱朕命可

崔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
敕具官某等朕惟四海之廣一夫不獲足以害教化
之成傷陰陽之和故選建守長必以學士大夫為先
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爾等
皆以儒術進有聞于時矣其深識朕意往行所聞欽
哉可

馬儔正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馬儔正哀敬於獄明啓刑書理官之任也主簿雖卑亦有事於其間矣爾以選用其勉服此言可

張之諫權知涇州康識權發遣鄜州

敕具官某等邊郡之政兵食為先郡守之責文武兼綜以爾等才力之選卓然有聞治辦之效見于已試朕雖招携來遠不求邊功爾當積穀訓兵常若寇至祇率取服往惟欽哉可依前件

梁誥洪備庫副使轉出

敕具官梁誥奉事之又累勞當陞求從外遷亦各其

志進貳諸使往齒外朝益務庶平以谷休寵可

燕若古知渝州

敕具官燕若古汝向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以得郡蓋可謂異恩矣巴峽之峻邑居褊陋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渝為大州水土和易商農會通賦役爭訟甲於旁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欽哉可

刪定官孫諤鮑朝賓並宣議郎

敕具官某等廷見改官法之所嚴也歲月之課保任之數差若銖黍輒不得遷今於汝獨略之者豈非以制法定令汝與其議故歟祇服朕命以法自律無徒

知之可

王振大理少卿

敕具官王振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則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成之論朕虚心以聽人法兼用以爾出入中外敏於從政詳平奏讞審於用律廷尉之事爾惟副之夫法出於仁成於義勉思古人以稱朕命可

李顥宣德郎

敕具官李顥朕有大政令使近臣摠領其議民之於國之治亂成其手可謂重矣爾以儒術進以

選而為之官屬亦豈輕哉二三臣者言爾當遷其服朕命益祇乃事可

趙思明西上閣門副使

敕具官趙思明國之宗臣義同休戚故文終之後配漢並隆而梁公之孫與唐無極國家佐命元老獨高韓王鉉勲太常侑食清廟爰自近歲歎其中微乃眷裔孫尚有遺烈宜因近侍之請進陞上閣之貳勉蹈祖武副朕懷人追遠之心可

李承祐內殿崇班內臣轉官

敕具官李承祐奉事滋久累榮當遷遂齒外朝播

紳之列益思忠盡毋忝恩榮可

蕭士元知隰州趙永寧知未靜軍

敕具官某等文武異用而其道同軍國異容而其情一爾以才選往莅厥服惟少私寡欲則民自靖惟奉法循理則吏自畏祗率朕訓欽哉可

黃光瑞可內殿崇班

敕黃光瑞朕覆養華夷義均臣子愛重爵賞必加有功以爾昔助王師遠獲逋寇歷年滋久宜示異恩朕我寵休永思忠盡可

文昭慶可都官負外郎居中可宗正寺主簿

敕具官某等昔江左二老王導謝安唐之元勳汾陽而平皆以積德流慶子孫多賢布列臺省為邦之光今吾太師氏亦庶幾焉爾等才行之美所資者深聞見之廣不扶自直宜近而遠未稱朕意其歸服乃事同寅協恭以究事君親之義可

皇兄令史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敕爵齒之貴並隆於朝廷死喪之威莫先於兄弟禮有哀卹義兼哀榮故具官令史端享有常靖恭寡適生不勤於保傅沒見思於族姻宜分竹符就賜茅社服予悼叙之寵慰爾未歸之魂可

高士永知文州

敕具官高士永自將為守非藝而果不在此選治兵欲嚴御史欲明撫民欲寬守邊欲信汝勉之矣毋廢朕命可

太皇太后再從弟高士績高士湑可並左班殿直文思副使梁惟簡可皇城副使

敕具官某等朕惟坤元成物之恩雖以天下養無足稱其德者故推餘澤以及葭莩之親左右奉事之臣雖天地之施無所報塞尚勉忠孝以答萬一可

范百禄刑部侍郎

敕朕哀敬五刑期協中道論者志於殺惟殺之務則深而失情讞者志於生惟生之知則玩而廢法朕欲情法兩得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求歎爰試以事乃得其人具官范百禄少以異材輔之篤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憂國之言旋為爭臣有責難愛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自以為不究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可

朱光庭左司諫王覲右司諫

敕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容之憂然有志之士猶且不顧忠義所激憂患可忘

今朕恭已無為虛心以聽汝等所論蓋無虛日朕亦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言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敕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余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而况於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爭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善之史冊足為美談若乃進則詭詞退則焚草衰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王巖叟侍御史

敕具官某爾以御史論事稱職推居諫垣而能秉心不回忠言屢聞考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予維寵嘉之茲復命爾往貳執法樂於從善朕志亦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爾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我純一之政可

錢總給事中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敕朝廷之政根本於中書而樞機於門下出入考慎
然後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後世有述焉雖用人惟
均而至於封駁之任其選尤重具官錢總文學議論
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工
風力之憂煩而不亂其服新命益脩厥官使為政者
難於造令而承流者無所議法則惟汝賢可

明堂執政加恩

韓維

敕朕於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追嚴烈考以侑上帝
七政軌道四海來格禮樂具舉天人並應非余一二

大臣同德比義燮和神民何以致此哉具官韓維全
德雅望外為師表忠言嘉謀入告惟幄望其容貌足
以知朝廷之尊聞其夙烈足以交負儒之志艱難之
際垂拱仰成宜修舊典之常均被慶成之澤同底于
道朕有望焉可

張璪

敕親祠合宮昭事上帝明發不寐惕然有懷求惟神
考之烈高出百王之表選建群辟遺我後人濟于艱
難克有成績具官張璪碩材不器俊德自明衛上之
忠涸歎四世應務之敏勤勞百為迨茲配饗之成

宜均慈暇之福服我明命求有一心可

李清臣

敕祇奉嚴禋肆行大賚誠通幽顯澤被中外六成之樂上格於穹壤四簋之黍下浹於輝庖矧余元臣相成釐事神人所保霈澤宜先具官李清臣德配先民才高當世早以天人之學發為經緯之文左右先朝充有成績屬余訪落之始共濟艱難之中迨茲慶成均被慈告宜䟽井邑之賜以示臣工之榮永孚于休以稱朕意

安燾

敕於皇烈考屬余大噐夙夜祇懼若涉冰淵乃者饗帝合宮風雨時若肆青象魏謳歌聿歸惟天人之應萃于眇躬蓋左右之助實賴將相具官安燾奮自儒術為時名臣瘼和兵戎無傷財害民之警言持守法度有送往事居之忠迨茲慶成均被慈告井邑之賜國有舊章與民同休居寵無愧可

范純仁

敕朕出款真室還祀合宮祇見昊天陟配文考禮樂具舉華夷駿奔方恭默無言之中繫辟公顯相之賴率禮弗越肆予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曆名臣之家熙

寧正諫之士著績西鄙授任中樞謨猷靖深兵常消
伏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事之勤降福孔多推恩宜
廣矧予宥密之地可無勲邑之加往服寵章益敬
毋怠可

呂大防

敕朕有事總章升侑神考四輔在位百工在廷轍假
無言各率其職迨此釐事之畢匪我冲人之能思與
群公均受帝祉具官呂大防擢自英祖休有直聲被
遇裕陵愈彰忠力入總文昌之轄手疏罅錯之煩六
事所瞻倚以為重三府之議於焉取平宜加勲伐之

隆益增井賦之衍服我沐命思勉厥終可

韓忠彥黃履並特轉朝請即

敕考績之法三代共由雖余左右之信臣猶以歲日
而叙進率循其舊示不爾私具官韓忠彥領然異材
奮以儒術典朕三禮識古人之大全歷事四朝有宗
臣之餘烈黃履受材宏深秉德純國八踐其室省休祗服
有老成之風出更藩垣遂無東顧之念祗服
新命益脩厥官尚勵有為之心以需不次之舉可

皇叔祖克愛皇叔仲虢並遙郡團練使

敕朕不以親廢法亦不以義掩恩故宗室之英雖不
任事而歲月之考必付有司以爾具官克愛篤行有

常率履如一以爾具官仲號居寵而戒好德不回既累日以當遷非無名而虛授益務忠敬以保厥家可
王獻可洛苑使

敕具官王獻可傳不云乎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禦侮扞城亦儒者之事也汝以詞學進而以武幹聞肆予虎臣謂汝可用往服新命以成汝志可

陳次升淮南提刑

敕具官陳次升春秋書無麥禾蓋病之也今吾淮甸之民夏旱秋水望熟於來歲譬如負重涉遠未知所舍朕甚憂之汝自百里長以才能選朕朕耳目其往

按視省刑獄均力役督盜賊去姦吏使民忘其災以稱朕意可

杜純大理少卿

敕杜純治獄得其道仁及幽顯澤流子孫苟非其人災及草木身任其禍朕敬而畏之久難其人以爾用法平直守道純固不以進退榮辱抑揚其心故在此選靡不有初終之實難可不勉哉可

郭駿開封府司錄參軍

敕具官郭駿汝昔為獄官六撓于執事以陷無辜之人坐失厥職秉義不回有足嘉者往隸天府揔

攝群掾毋易汝守朕將觀焉可

林希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况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汨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為先故難其人

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學強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逮聞正始之議論往踐外制為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東坡外制集卷之下



樂語附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元祐二年七月十五日
教坊致語

臣聞視履考祥旣占衷月之夢對時育物必有繼天之功方大火之西流履陰靈之旣望帝於是日誕降仁人意使斯民咸歸壽域共慶千年之遇得生二聖之朝式宴示慈與民同樂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睿哲生知力行禹湯之仁常恐一夫之不獲躬蹈曾閔之孝故得萬國之歡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天人德超載籍知人則哲蓋帝堯之所難修已安民

雖虞舜其猶病風雲從而萬物覩日月照而四時行
自然動植之咸安莫知天地之何力三宮交慶群后
駿奔寶鄰通四牡之歡航海致重譯之贖洞庭九奏
始識咸池之音靈嶽三呼共獻後天之祝臣等叨居
法部輒採民言上瀆宸聰敢陳口號

口號

三朝遺老九門前又見承平大有年文母憂勤初化
浴曾孫仁孝已通天史書元祐三千牘樂奏坤成第
一篇欲採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

勾合曲

秋風協應生殿閣之微涼廣樂具陳韻金絲而間作
欲觀鳥獸之率舞願聞笙磬之同音上奉宸顏教坊
合曲

勾小兒隊

朱干玉戚本以象功白與黃童皆知頌聖盍命髣髴
之侶來陳舞勺之儀上侑皇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願同千歲樂長奏太平謠樂隊

問小兒隊

鎬京廣燕方雲集於搢紳沂水游童忽見趨於庭廡

雖云小技必有可觀咫尺天顏悉言汝志

小兒致語

臣聞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降太任之德候西風之入律藹瑞氣之盈庭嘉與四方同壽萬壽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濟哲在躬日奉東朝之歡率用家人之禮以謂慈儉之化無德而能名保佑之功如天之難報惟流傳於歌舞庶髮鬢實儀刑臣等雖在弱齡久陶孝治敢率垂髫之侶共陳振萬之儀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樂旗日轉雉扇雲開整回綴兆之文少進俳諧之技來陳善戲以佐歡聲上樂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青衿旅進雖末技而畢陳黃屋天臨知下情之無壅既成文於綴兆爰整袂以徘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彤壺漏箭隨雞唱以漸移絳節練髦聞鳳簫而自舉宜召散花之侶來陳回雪之姿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金風回翠袖玉瑄倚清歌樂隊

問女童隊

鳳歌諧律方資燕俎之歡鷺羽分庭忽集壽山之下
低鬟有待振袂欲前密邇天堦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塗山啓夏采玉帛於萬邦摯仲興周昨本枝於
百世嘉辰共樂壯觀一新恭惟皇帝陛下舜孝自天
堯仁浹物膺昊穹之成命席累聖之詒謀惟地勢坤
求載無疆之德以天下養躬持胥樂之觴六樂在庭
百工奏技妾等親逢盛日獲望嚴宸藝雖愧小

鴻心已先於儀鳳願陳舞綴上奉天顏未敢自專伏
取進止

勾雜劇

風清羽蓋日轉槐庭欲資載笑之歡必有應諧之妙
暫回舞綴少進詼辭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隊

八音間作旣成皦繹之文萬舞畢陳曲盡回翔之態
望彤闈而却立歛翠袂以言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
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固亦俛同於衆樂屬此九秋
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游何以勞農而休老君
子如喜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
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
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
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
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
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
臣等幸覲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於擊壤助矇瞍之

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口號

和霏碧瓦尚生烟日泛彤庭已集仙
藹藹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
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
從臣誰和白云篇

勾合曲

西風入律間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廷備舉德之器
絃匏一倡鐘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皇慈下逮釐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

宜進垂髫之侶來修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
入隊

隊名

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樂隊

問小兒隊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選工師之末
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
而群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人

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
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驩心雖擊
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
臣等幸以齟齬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
父樂聖時唱銅鞮於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少奉
宸歡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朱絃玉琯屢進清音華翟文罕少停逸綴宜進詼諧
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回翔丹陛。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庭。曲盡流風之妙。
歌鐘告闕。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錦薦雲舒。采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鼎之靈龜。
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香雲浮繡。宸花浪舞。彤庭樂隊。

問女童隊

清禁深嚴。方摺紳之雲集。仙音彈緩。忽簪珥之星陳。
徐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闔闔清風。理絕庶人之共。夫何僊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運。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大且不遑。樂茲大有之年。申以宗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願俟工歌之闕。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絃匏迭奏。一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

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隊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鼉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
峩鬣佇立歛袂却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元祐一年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迹日符胙漢實開受命
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
集于建丑之正端玉旅庭爰講比鄰之好虎臣存濟
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

睿思冠古濬哲自天煥乎有文日講六經之訓述而
不詐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協德卜年七百
方過曆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
玉座傳觴誦干戈載戢之詩作君臣相悅之樂斯民
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親逢盛旦始慶猗蘭之
會願賡擊壤之音下採民言上陳口號

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驚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升
旦且種蟠桃莫計春請史黑山歸屬國給扶黃髮拜
嚴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壽既罄於歡謠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旄
在列管磬同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韶齔成童各效回旋之妙
嘉其尚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籥萬國走梯航樂隊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俛子盈庭必有可觀之技

未知來意宮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聖
神之子孫孚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
顙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至傾萬
宇以來同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實識文
武之大者體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
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輿情共祝
神筴授萬年之筭洛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遊天街
沐浴皇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自專

伏取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紀既度九韶之曲霓衣合散又陳八佾之儀
舞綴暫停伶優間作弄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慈之廣大
清歌既闕疊鼓屢催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垂鬟在列歛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獻南山之壽
霓旌分集金奏方諧上奉威顏兩宣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歌舞八方同樂隊

問女童隊

摻搗屢作旌夏前臨顧游女之何能造形庭而獻技
欲知來意宜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已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群龍下集適同浴佛
之辰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扇交翟以
雲開喜動人天春還草木恭惟皇帝陛下凝神昭曠
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興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

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
四牡之章妾等幸覩昌期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
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詼笑雜陳示俛同於衆樂
金絲再舉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態
龍樓却望鼉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

元祐四年

教坊致語

臣聞行夏之時正莫加於人統採周之舊王方在於
鎬京惟吉月之布和休庶工而未作使華遠集鄰好
交修萃簪笏於九門來車書於萬里將興嗣歲以樂
太平恭惟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眷命法天地四
時之運民日用而不知傳祖宗六聖之心我無為而
自化九德咸事三年有成始御八音之和以臨元日
之會人神相慶夷夏來同臣等忝與賤工得親壯觀
知輿情之願頌顧盛德之難形不度荒蕪敢進口號

口號

東坡樂府詩
九霄清蹕一聲雷萬物欣榮意已開曉日自隨天仗
出春風不待斗杓回行看芻蕘催耕籍共喜椒花映
壽杯欲識太平全盛事師師鵲鷺滿雲臺

勾合曲

東風應律南籥在庭錢臘迎春方慶三朝之會登歌
下管願聞九奏之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工師奏技咸踴躍以在庭穉孺聞音亦回翔而赴節
方資共樂豈間微情上太平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仙山來絳節雲海戲群鴻樂隊

問小兒隊

六樂充庭九賓在列何彼垂髫之侶欲陳振袂之能
必有來誠少前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正月十日萬彙所以更新群臣嘉賓四方於是
觀禮雪方占於上瑞風已告於先春及此良辰設為
高會恭惟皇帝陛下子來九有天覆兆民煥乎其有
文章昭然若揭日月安西都護來輸八國之琛南極
老人出效萬年之壽還圭璋於鄰使受圖籍於春朔

擊石撥金奏鈞天之廣樂
既九舞索戲平樂之都場
臣等沐浴太平詠歌新歲
鼓舞咸韶之韻踰揚鳥獸
之間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以雅以南既畢陳於衆技
載色載笑期有悅於威顏
舞綴暫停優詞間作金絲
徐韻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酒闌金殿既均湛露之恩
漏減銅壺尚盡流風之妙
望彤墀而申祝整翠袖以
言歸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宣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所眷命生而神靈
惟三代受命之符萃于茲
日實萬世無疆之福延及
我民候南極之祥輝交北
鄰之瑞節同趨鎬燕爭頌
堯封恭惟皇帝陛下稽古
溫
秉乾剛粹體生知而猶學
箴妙用於何言故得
承休三靈眷佑德隆星粲
齊六符而泰階平河
中錫九疇而彞倫正屬誕
彌之令旦履長發之
風設九賓於廷遍舞六代
之樂日無私於臨照
俯傾天有信於發生勾萌
必達臣等歷塵法部
彤墀下採民言得三萬里
之謠頌登歌壽宇以

一歲為春秋不度無音取進口號

口號

風卷雲舒合兩班瞳瞳瑞日映天顏觀書已獲千秋
鏡積德長為萬歲山臘雪未消三務起壬人不用五
兵閑相逢父老爭相賀却笑華胥是夢間

勾合曲

笙磬同音考中聲於神鼓鳥獸率舞浹和氣於敷天
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衆以旅庭振歡聲於無外游童頌聖陶至化於自然

上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壤歌皆白髮象舞及青衿樂隊

問小兒隊

跳踉廣陌初疑竹馬之遊合散彤墀忽變驚鴻之狀
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小兒致語

臣聞流虹啓聖非人力所致之符湛露均恩與天下
共享其樂旁行海宇外薄戎夷咸欣載夙之辰共獻
無疆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將聖多能天下

德於予既稟徇齊之質人樂告以善輔成經緯之文
法慈儉於東朝綉詩書於西學載臨誕日悅答輿情
非為靡曼之觀庶備太平之福臣等樂生韶舞學樂
父師就列紛紜雖無殊於鳥獸赴音俛仰亦少效於涓
塵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樂且有儀方君臣之相悅張而不弛豈文武之常行
欲佐歡聲宜陳善謔金絲徐韻雜劇三歟

放小兒隊

未技畢陳下情無壅無成文於綴兆猶歛袂以回翔

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飛步壽山起香塵於羅襪散花御路洒回雪於錦茵
上奉宸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生商未瑞鳳浴佛降群龍樂隊

問女童隊

玉座天臨雖仙凡之有隔翠鬟雲合豈草木之無知
密邇天堦悉陳未意

女童致語

步聞千里一曲變澄瀾於濁河萬歲三稱隱歡聲於
靈岳天人並應夷夏來同雖云北里之微敢獻華封
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神智無方同堯舜之
性仁而能濟衆陋成康之刑措猶待積年共欣建丑
之正再覩興龍之會桑田東海傾壽筭而未乾汗竹
南山書頌聲而無極妾等幸緣賤藝復均載願擬魚
子庭欲赴千旌之節間歌以雅庶諧笙磬之音未敢
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經緯動傳歌鐘少闕必有應諧之妙以資載笑之歡

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妙分庭又立所移愛日之陰
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樂語終

東坡應詔集目錄

第一卷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第二卷

策別六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

第三卷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四

策別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四卷

策別十六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

第五卷

策別二十一 策別二十二 策別二十三

策斷二十四 策斷二十五

第六卷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第七卷

秦始皇帝論 漢高帝論 魏武帝論

伊尹論 周公論

第八卷

管仲論 孫武論上 孫武論下

子思論 孟軻論

第九卷

樂毅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第十卷

龜錯論 崔光論 馮惟論

諸葛亮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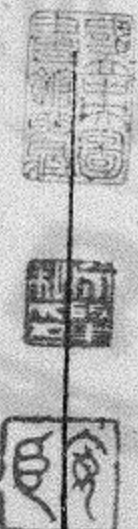
歸愈論

東坡應詔集目錄

東坡應詔集卷第一

策略第一

臣聞有意而言音盡六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二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下輟不以為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早然近於可用其意之所趨或然若目漢以迄此之儒者志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務為射筮江和之學其言曰一於聖人而
以設監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為龜董公孫之流
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
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
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者多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
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
言者為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
之區區以為自始而行之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略而
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
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紀者

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
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
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
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淺矣然其所以
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
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
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
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
未則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
一差忘憤常是不足其生非有一割據四分五

變而休養生息者不足於治也。有權臣專制
攝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
侵邊鄙不寧之灾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
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
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
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
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
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
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
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

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撥拾三代之遺文補葺
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
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
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
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暮月之勞而忘千載之
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
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
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
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
月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

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銜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劉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

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心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未可為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一師一將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一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者二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為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為長久之

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
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
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
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為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
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
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
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
使驅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為之不寧大抵皆有
非常之辭無厭之小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
朝廷澗然大臣會議以而去未數月邊陲一作且復

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有
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
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
以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送無
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故古之聖
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事而中書
之務不至于紛紅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
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
誅其所負苟一家以朝發饋饋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為
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何遷至于皇皇哉臣嘗
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之
金王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
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于大夫士女于士春秋
貢獻不絕于吳府嘗竊怪其以妾夷之國承敗亡之
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然
卒以滅吳則為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
援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
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與種使種主
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與種使種主

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蓋不知也二人者
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成吳其所以賂遺
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遙然後句以聽役于
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遙然後句以聽役于
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
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
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
事不足辨也今夫天下之財舉帛之司農天下之獄
舉帛之廷尉天下之兵舉帛之樞密而宰相特持
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
蠻夷哉誠以為不足以為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
虜失在于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
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
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
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時秦
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貞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

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
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
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
為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其背舉囚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
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
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
者限其常數而豫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
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
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

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捐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策略第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也然後天子得優

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有所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

惟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洛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

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

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力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

擢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誼諱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

樊世遂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之如此之勤相與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第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

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治天下辟言雖欲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夫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事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

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劫，智者相賦，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

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天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

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

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率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

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略第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守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者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

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

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氏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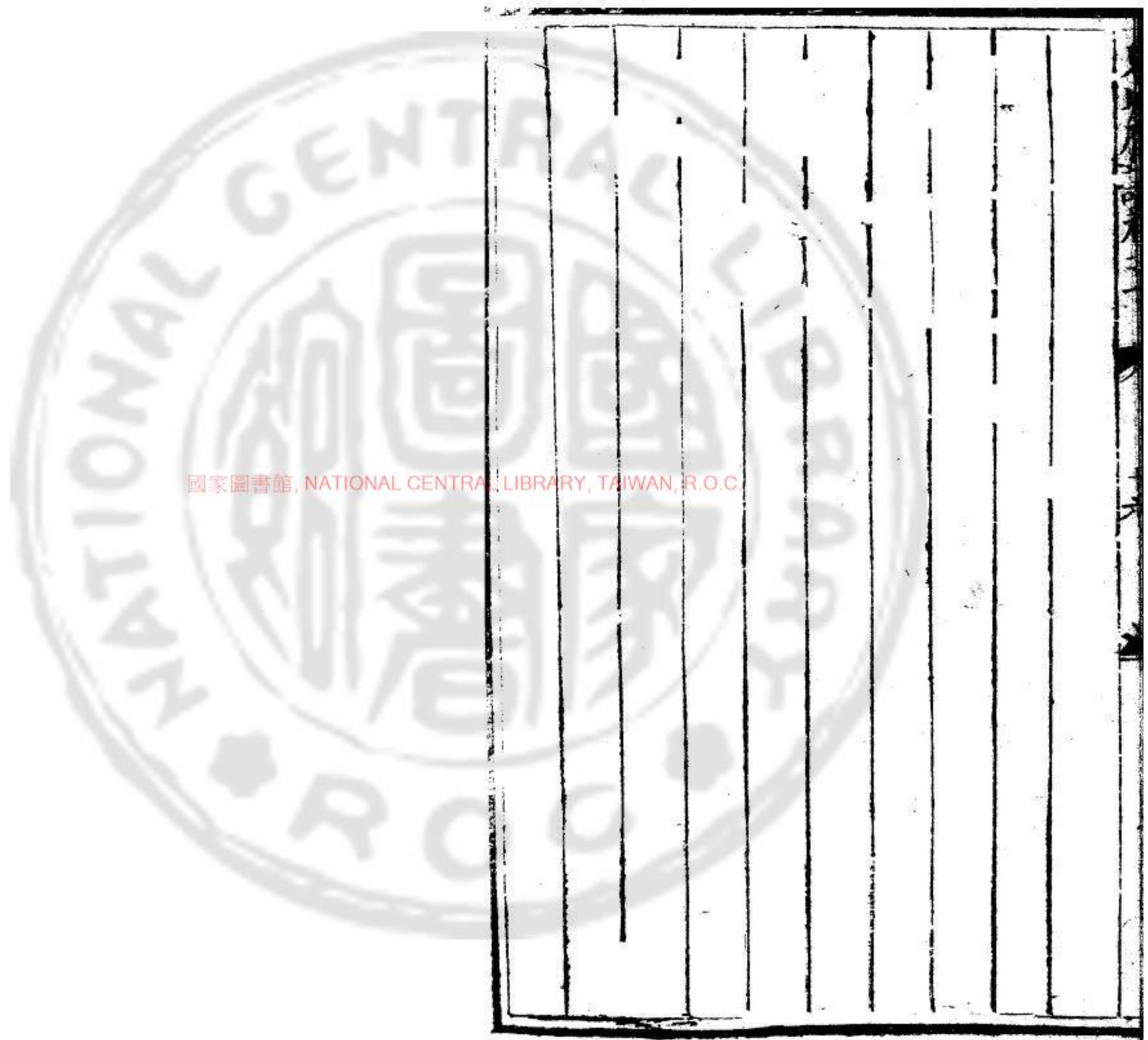
貞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兒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依倏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

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鉄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齎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徂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

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大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綠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

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
其二曰大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黜
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掃知其
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
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
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
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
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
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
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
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
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
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
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東坡志林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應詔集卷第二

策別六

臣聞為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為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摠四其別十七一日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

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為不善者亦
是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
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
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
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
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
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
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
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
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

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
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
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
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
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
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
敢言幸而有不畏疆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
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
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
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

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甚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

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

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

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恤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入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

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為一定之

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如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

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網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_遇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策別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_勤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

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
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
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
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
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
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
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
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
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
絕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

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
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
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
耶吏欲有所嚮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
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用百官承
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
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
麻思遠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
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
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疆國

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
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
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
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
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
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
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
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
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閑預其事則
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折蠹虛至于毫毛以繩

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
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
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
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
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
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
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
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
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
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九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

何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

見燭而入案牘管筆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畜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

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

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別十

其五曰無責難無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

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

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

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
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
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
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比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
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
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
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知之何終不
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
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
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艱之卷終

東坡應詔集卷第三

策別十一

其六日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弃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

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徃徃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

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詩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

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而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弃府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弃則宜

策別十二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有所不

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足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幸以無效使民

好文而益媮節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

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奢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偻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

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将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

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
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
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
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
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
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
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
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

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
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
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
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
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
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
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弃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
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
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
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

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
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
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
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
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
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
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

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
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
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
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
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
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
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
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
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
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

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息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四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駁散聚

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奔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

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墾墾墾墾

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
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
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
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
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
罰薄稅歛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
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
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
能容其啖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
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

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
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
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
士大夫出身而仕者徂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
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
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
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
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
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
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

咸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十五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人

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忘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為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感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

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者從亦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

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歛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

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
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
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入亡而賦存者可
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為
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
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
直與九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
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
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
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卷第三終



侯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
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
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
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
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
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
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
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
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
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

東坡志林卷之四
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七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

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特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推牛發塚無所不至指父母弃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耨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

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暮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

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劫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

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彊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厚貨財者其別有七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

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當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

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毒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

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總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

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

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

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息也

策列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

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

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
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
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
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
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
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
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
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
事而賦歛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
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

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
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
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
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
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
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
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太
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
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
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累累雖不過數百為輩而

東坡志林卷之四
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具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

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弃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且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

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鯁蚌之所蟠蚌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

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

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至而弃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

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上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

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
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
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
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蒍賈觀之以為
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
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
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
而不知戰此實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
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
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
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
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四

東坡應詔集卷第五

策別二十一

其二日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

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弃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

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弃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弃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

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

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

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
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
始至者方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
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
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
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
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
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

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
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
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
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
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
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
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
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測然悔也
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
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

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

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

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
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
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
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
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
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
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而吾
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
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
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
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
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策斷二十三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
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
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
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
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
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

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
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
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
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
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亡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
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
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
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
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

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
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
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
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
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
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
所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
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
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
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

於倉卒而備於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
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
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
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
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
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
於今之世矣天下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
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
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
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

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
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
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
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者
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
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
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
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
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
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

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
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
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
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
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
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
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
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
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
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

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繫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
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
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
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
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
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
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
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
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
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

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
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達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
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
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
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
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
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
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

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
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
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
豫論而意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
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
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
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
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
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
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

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懽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

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國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本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

周市利而飯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戌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

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隸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維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

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
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
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
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
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駝草
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
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
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
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

歟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
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
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
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
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
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
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
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垂旒而欲
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
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

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
闕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
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
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
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中國而其
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
傳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
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
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
之人固安於法也而善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

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
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
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
覲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闈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
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
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
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
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棄其犬羊豺
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

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
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
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
大事立竒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
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
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
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
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
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
凡因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

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踈其君
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
名於圖史者徃徃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
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
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
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
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
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
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
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窠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

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
守之不能弃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
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
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
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
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
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
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
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
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
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東坡應詔集卷第五

東坡應詔卷第六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為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為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為高相習以為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為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

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
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為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
之所以為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
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
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為聖人之道略
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
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
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
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為
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為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

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為主而待其餘則是知
之者為主也樂之者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
不行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
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
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為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
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
愈也人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
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
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

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字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愠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俛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為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致箕踞而罄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為禮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裘冕之

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
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
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
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
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
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
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
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
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
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

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
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
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
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
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
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
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
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謂
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
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
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
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
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
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
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

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
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
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
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
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
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
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
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
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

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憊憊記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

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瘦人之瘦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

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豈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焉

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表為崔敗則為何寶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寶武何進之也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居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圖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君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迫於不順焉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
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
不吾疾狙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
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
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爲之先故君不
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
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
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
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
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
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
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
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
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
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
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
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
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東坡應詔集卷第六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兵擊搏挽列木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

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牛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化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書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

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
書符檄繁多委靡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
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
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
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
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
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
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

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
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
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
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
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
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
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
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
書至此未嘗不大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
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吕后太子從帝起於

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
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
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
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
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
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
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
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
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
焉其為計不已踈乎或曰吕后強悍高帝恐其為變

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吕后
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吕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
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
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
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
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
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
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趙王不
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
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

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

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以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

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

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北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繫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繫廉

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

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不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鄉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

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

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三

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籍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尤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

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
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
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東坡應詔集卷第七

東坡應詔集卷第八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矣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竒而不齊唯其竒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

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歸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為隊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

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

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鷓鴣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墜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北而三代什五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

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
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
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汙其外
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
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
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
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
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
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
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

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
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
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
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
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
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
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
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
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
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

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

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籍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

東坡志林卷之八
一
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
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畿定魏地而
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
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
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
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
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
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
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澶者崇文之所忌
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澶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

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
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
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
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
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
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
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
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
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
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

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

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天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于孟子既已據其善是

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以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

之人也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曾

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

臣之祖漢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言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其無欲為穿窬之類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為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克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東坡應詔集卷第九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
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敝猶可以霸
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
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
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
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求也
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
言王矣沈蠶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

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

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

呼欲王則一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于去其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

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

之所怒也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訖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子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
得其嘗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忘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忘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忘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
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
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
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
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
下唯口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

嘗曰必其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畏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

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

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攝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代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愛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

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賈誼論

材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

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必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去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

得其六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王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言

東坡應詔集卷第十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視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衽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其則天下之患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

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功夫以十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

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安而適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靖山而言夫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濟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待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袁盎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百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不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

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巧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舌之人有矢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捐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矢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知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